

# 宋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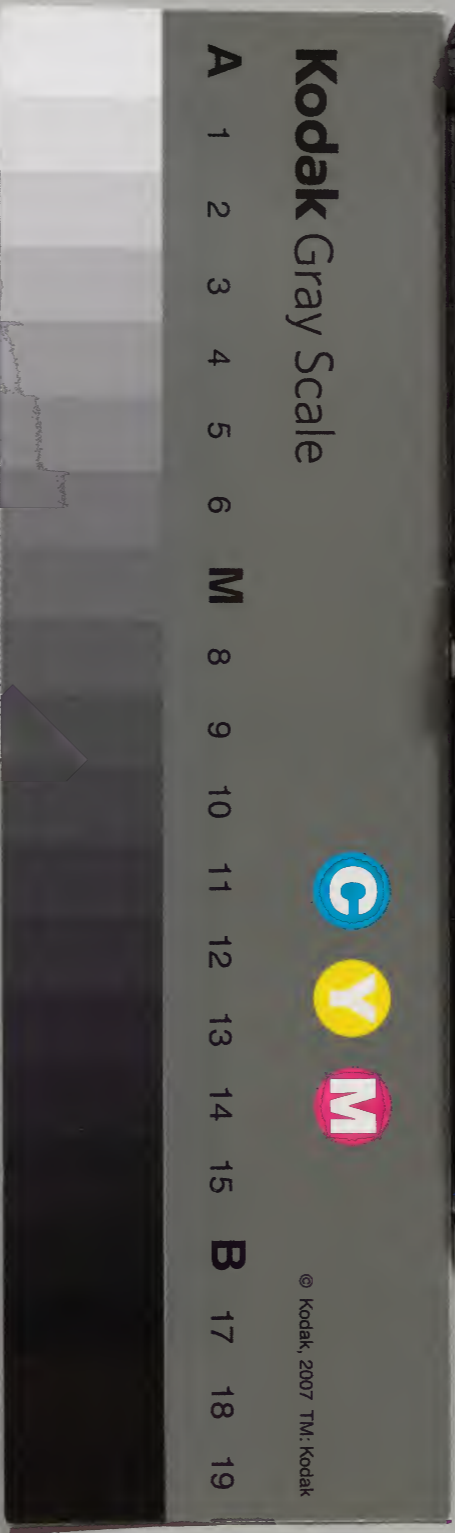
卷百二十三之一  
雜著

漢書門類		三八五二號	一二七函	一四架	四八冊
------	--	-------	------	-----	-----

漢書		三八三二號	一四架	一五冊	三三函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10)	
函號	362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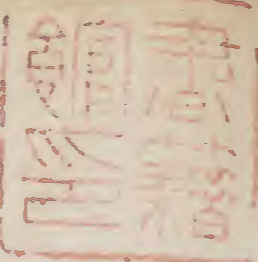
四十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啓

上韓康公啓

定親書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謝校勘啓

謝中書舍人啓

回馮如海學士啓

賀翰林曾學士啓

謝館職啓

婚書

荅林學士啓

潤州謝執政啓

淺草文庫

程頤

程頤

曾肇

曾肇

曾肇

陳師道

秦觀

秦觀

張耒

張耒



賀潘奉議致仕啓

謝解啓

回永興李待制啓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賀陳發常教授啓

荅賀季祥改官德啓

永興提起謝到任啓

昭雪謝執政啓

賀同州侍郎啓

謝永興待制啓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術公為薦賢固必有知

張

李

蔡

蔡

蔡

晁

晁

李

劉

晁

晁

程

來

薦

肇

肇

肇

補之

補之

昭

跋

詠之

詠之

頤

人之實允諧公議始厭放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髮髯徒志懷於白首籍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呈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場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宸宸之輝光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

頤

伏以古重天昏蓋將傳禹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萬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粉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一月光輒綠事契之家敢有婚姻



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以休悖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  
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三狀

曾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  
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如筆麗兼兼大夫之九能直道  
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經追鋒之召復為擢憲之行內  
顧缺然君常仰止豈意公安之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  
趨風深企德

謝校勘啓

曾肇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公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  
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出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待非  
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材凡預詳延畢歸選  
京豈容積累輒冒躋升如公肇者累生多艱受性不敏約

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穎蒙  
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  
以阿世因緣干祿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  
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身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問  
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教於上庠誦陳言於  
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疎闊愈自信  
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借序進此蓋伏遇史館相公秉心  
豈弟為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  
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  
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紉尋舊學尊  
信所聞不枝不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  
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曾肇



叨居近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為歷代之寶言獨一時之士莫匪聖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聲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迹既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干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德行於諸侯至兩漢之興文章為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盛衰豈茲妄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墻蚤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優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一二聖之

勳言徒竊食於太官每朝必以於文陛固盍投身於冗散豈堪列跡於凝嚴冒居四林示之職分押六司之事伶傳弱質從屬車之清塵蹇淺空芬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擢更積愆憂重念出自寒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官蒙六帝之恩舉蒙造化之仁亦賴陶鑄之賜以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勸勵贊人文擲權侏儒雖小不發論於雞維有用必收遂入之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收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明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翰海岳之廣志則有餘冀以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晦學士啓

曾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中重藩垣之寄允為簪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林闕節質直好義文是推於上林平易近以矧兼明於吏道蘭雖幽而



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討而潛乏懷銘之透直黃門久  
次徵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出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  
忽符馮氏之辭服誼甚高効心敢怠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

師道

內翰文文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  
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一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  
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  
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  
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  
老奔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  
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  
冀上爲朝朝精調寢寤

謝館職啓

秦

觀

法同博士閣五載而遷官例以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之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未技固非道義之尊其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濟衰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暮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羨吹蓬尚慮謫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  
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  
事功之可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  
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  
結敬承佳命增慰感心

荅林學士啓

張耒

伏審光膺宸綬進直蘭室榮  
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  
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  
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也

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  
而脫落等夷赤尉均稱於空  
况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相  
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  
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右  
於朝右冠豕彈擊風霜凜然  
登於卿棘復入宜於道山崇  
漸未准楚曉進場屋後來夜  
於未坐乃首贄於長成爲禮  
亦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確  
四輝光於貧屋永爲好也何  
日志之

潤州謝執政啓

張耒

伏以文章爲學者餘萬故生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



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以修辭寒淡未涉作者之流  
趨世闊迂每在眾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是後跋前在  
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未暇物孤一介惟碎餘生困筆楚  
者十年追饑寒於斗錄仕口一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  
始誤實於成均復進升於儒而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  
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燕而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  
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組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  
敢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使郡獲養殘軀靜猶  
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世亦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且  
錫鑿蒙疾者未嘗遽廢大志亦小捕施之名以其宜致此  
朽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而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  
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  
至恩將必有在

賀潘奉議致仕出合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四印綬退即里間已私知止之  
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相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  
在於儒者尤其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  
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日顧  
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耻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  
顧義言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  
喬木追計官游之稟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  
從三運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興學淵源懿行  
金玉久福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  
在來自矜罪矣又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解啓

李

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築



必詩書鈞謂耕莘曾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已  
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  
千駟萬鐘而不受今以言取上但愧空文凡應舉覓官  
鄰於自強實與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  
雄之設馬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  
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  
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役世而無名以累  
青雲之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  
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立山義同外  
翼致茲昧陋有望身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肇

西鄙宿師視故都為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臨去  
湖山清絕之觀攬關輔倍穰之會師垣倚重麾職有光

雖善奏之屢陳諒雅懷之難詢聞齋飾之取道屬駟騎  
之按邊但欣覲德之嘉已負修辭之晚敢圖眷與先賜  
拊存維謙德之光可以厚俗然等威之制誠不遑安殘  
律疑寒脩途區薄神明所履福履宜臻將邇趨承更加  
調護以體朝家之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肇

單車赴治喜並川徐傳舍投問屢煩輿衛屬抗旌之已  
遠慙追路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教條  
孚若足見餘材詞義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休有福  
祥恭惟某官抱識清明受材宏博韞以傳經之學發為  
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中外歷試休  
顯有稱暫屈遠圖請一麾而坐府即膺寵渥宜三節而  
遠庭葦此備官實資茂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蔡肇

蒙鄙之資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先涉世蓋常如此眾譴不息公論莫逃目取斥疏尚蒙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為榮飽暖荷思家人恨降之晚勿違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衆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讎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茲索米之躬亦拜指困之惠坐曹同力暫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愈隆問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預以為念

賀陳履常教授啓

北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以居多竊惟國之才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患進退之失

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取夫憂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賞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其官行獨而通志繁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戕良幸修慶獨推傾諒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



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  
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  
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綵綈  
洗之何取擬株拘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  
想鴻鴈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  
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

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  
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  
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  
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爲入格之遊  
敢意斐文偶歷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  
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

天良愧奔蜂之化蠅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  
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且之異能備員者誰乃出  
下客人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登羸正始諸賢濫陪武  
步石渠秘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觀因人而  
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宜宜之志無赫赫之熱者  
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不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  
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  
本同而未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李孟之間僅知所  
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  
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元若畏人反類羊  
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示終恍已  
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摩虞粟以偷安  
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昔不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舟鉉之點勸視鞭扑之喧囂精神  
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去思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鴈  
隼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懼不龜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  
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吐唾彈十駕之勞萬有尺寸之  
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味以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  
遲暮田無附郭又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  
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不造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  
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旌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  
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  
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聞之無堪適選  
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  
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僮

僕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  
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  
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膺方休曾未虞  
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昭聖謝執政啓

劉 跋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寃編  
惟累朝欽慎庶獄匹夫輒讞尚戒毫釐之差大臣見  
誣可容白黑之眩昨以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  
謀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  
根之情猶慈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極弗歸毒癘三年  
一門垂盡肆龍飛而雲變羊羸見而雪消藐是諸孤首  
蒙拯按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  
坐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



屏錯於羣枉又刊落於舊章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  
其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身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以  
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聞剛戚疎馴致上恩以及存歿  
重惟先正早預官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  
爽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霜露  
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吊恤之恩尚闕扶  
杖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昧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  
於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啓

晁 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觀  
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政址載深恭以某官識洞高明  
材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參於造  
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手與之同風故應變則兼文

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貫金石而不屈茲謀自寢知汲黯  
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不失乎正進退  
愈見其忠弼節藩宣貽三峯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  
以高騫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詎  
先魯國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顧  
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  
實久待於吹噓翠翠自憐拳拳罔罄

謝永興待制啓

晁 詠之

竊階奏牘獲列賓僚素心每違玷始平之屢薦故人獨  
賀謂宣州之多賢與之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詠之少知  
自信老迄不逢惟嗜善之甚愚更折臂而弗悔自投筦  
庫殆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子平之婚嫁未畢西  
華之兄弟皆貧坐此艱難猶當勉然而施者積久而



既倦貴或易忘而弗酬欲冀一官彌嗟百拙此蓋伏遇  
某官慨然以風義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拯窮途如  
謀已事凡當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  
人稱幕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  
之知亦以事容悅阿諛為取窺執事之所以見賜與不  
悅之所以仰從竊自比於前修要不慙於它日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策問

策問七首

策問二首

策問二首

策問二首

私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省試策問一首

進士策問三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為宋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歐陽

劉

范

張

蘇

蘇

蘇

劉

蘇

蘇

程

脩

敞

鎮

載

載

載

載

攸

轍

轍

頤



省試策問二首

策問一首

策問一首

策問七首

范祖禹

劉跋

晁詠之

歐陽脩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

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經以而透解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迺而政且易成有漸而民不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耆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



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亡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

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



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  
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  
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  
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  
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  
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  
代之所治也今一切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  
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  
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  
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  
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  
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  
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  
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  
尺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  
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  
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  
獮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  
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醜榮詞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  
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  
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  
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  
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  
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  
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



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  
之法也自周衰迄令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  
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  
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  
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  
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  
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  
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  
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  
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  
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書傳之言其矣如此而孰從乎孔子世之所師也豈其  
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以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  
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不無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一人何如其可施於今者  
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  
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  
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  
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  
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  
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質豈所謂變其道者邪  
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  
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



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平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

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于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激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迄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負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負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柰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慳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嚳而分治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也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也僖祖嘗遷矣乃者復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



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歸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  
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  
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  
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  
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浸弊不傳而士  
流困窮有至糟糲不厭白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  
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采其  
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  
羞循理為不能不知廢龍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  
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養  
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  
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詩問固將禪起

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 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亞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  
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  
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諸著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  
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慮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  
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行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  
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一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  
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然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  
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矣矣景帝之世以為諸侯分裂  
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  
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  
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



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  
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諸  
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法  
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  
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和  
以為天子一日誅官官而  
於是外召諸侯而內管其  
曹操之徒亦因以云漢漢  
云輒出於其所不憂而故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勢如  
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心  
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唯  
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  
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  
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而下  
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  
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官  
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  
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  
君官官所誅無遺類而董卓  
之所愛者凡六變而其亂與  
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  
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  
心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  
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

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  
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  
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同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  
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謹  
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  
亦或以亂文主之日吳漢  
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  
斷以典亦或以衰晉武之  
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  
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  
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  
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  
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  
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  
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  
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  
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  
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  
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  
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  
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  
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



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  
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  
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  
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  
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  
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  
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  
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  
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  
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  
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

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  
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  
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  
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  
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  
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

蘇軾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  
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  
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  
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

此時而又以德行道  
言正君而國定願聞  
者堯舜尚矣學者無  
如文帝也今考其行  
而虎圈晉夫才之過  
而不問則事之不廢  
致之南越不臣寵以  
之陵夷藩鎮自立以  
之政歟傳曰三王臣  
賈生自以爲過之所  
爲不如而魏文帝乃  
歟將自謂不如爲昏  
可疑如此願與子大  
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藝實與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  
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  
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  
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  
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  
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  
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  
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  
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  
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  
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  
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  
天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放

問古者藏冰以禦暑  
民疾出土牛以送寒  
者其說謂何且其說  
近淺陋所傳述者諸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  
何人分大小者何故  
斷絕否今世亦可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  
上皆存約束而言治  
文自營無惻隱之實  
節而踈目求忠信之  
知恐未獲議事以制

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  
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  
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  
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為之者  
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  
之乎當為明說焉  
為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  
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便  
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  
士數一厘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  
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

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

首

蘇

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  
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  
稼穡變治鍾磬義和治曆  
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  
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若  
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  
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  
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  
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  
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

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  
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  
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  
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  
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  
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  
餘年而莫能辨之者是豈非  
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  
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  
人之獲於古也  
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



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鑾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亡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轍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

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向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耶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彊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



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孺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况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

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天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鑿者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鑿莊列之學流風寢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孝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弊其悉陳之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拯斯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



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為  
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幸者論卑而  
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正道如其  
不可行豈徒為空言哉以一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  
猶欲勉之以王况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  
不講之過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  
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者舉而行之四代養上於學校  
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不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 跋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不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  
烏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一上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  
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

為稱猶憲其赴之音眾則為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  
異服奇技淫巧以眩眾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  
墨以事上與游手去不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為也今承  
平歲久生齒充盛編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  
尚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  
是而欲事簡財省固俗朴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  
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從  
始

策問一首

晁 詠之

問六卿之職既廢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或文  
具易弊唐太宗嘗以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自舉庶幾  
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勸太宗行仁義  
其治應響本固有心於古者至是乃云不可復何耶夫



賓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攷而知也彼以為不可復者其說果安在耶人以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夥繁其選不過三歲之詔且足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觀賢不肖使各當其位乎則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矣然詔下之日請沮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卑矣而見黜者又十八九也何幸哀憐與之一官而其法遂廢不用辟置之負歲增以久舊一職之屬多至十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以是皆近古矣而其効止如此又何耶今欲公天下之器以盡人材之實兼古今之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言且必去有術矣其務終始究陳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雜著

時鑑

敗論

碑解

書異

責苟

禁焚死

望歲

戮鱉魚文

州名急就章

儒學

補趙肅充州學

教授詞

柳

种

孫

丁

賈

賈

高

陳

歐陽

孫

宋

開

放

何

謂

同

同

弁

亮佐

脩

復

祁



時鑑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  
 有栗氏因之會其族南劾與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  
 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滋全邠州以靜之明年春栗氏來  
 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于命取三居夷鄰德處  
 險近賊蜀難通輶吳莫容舳嘯萬羣姦摧壘倒闕象踞  
 圍矣蛟斃穀已壘藏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  
 逸隼鷲誠捷懷餌受緹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翫兵竟慝怨  
 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佛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  
 受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汚來紉往  
 亟愚朕智睡跡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故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  
 誠永終

敗諭

种攷

吳道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暇日  
 瞑目而坐或昂目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  
 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遁若真行於芥  
 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觀其父兄所習尚音惟  
 屠之學於是化為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穎寤以  
 其教獨能挾指端緒窮窮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曰  
 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義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  
 羞前之為而自歎曰吾宗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  
 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  
 告之曷自改其道而反以耶若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



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  
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所賴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六  
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猶偏邪之法即  
皇極大中之道棄惟誕詭祀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為  
順乎為不順乎爾能吐其肥食蔬糲脫綺縠衣布褐出  
廣廈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  
輩流信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挺然不顧此非有  
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  
袞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  
其儒也而浮屠揚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  
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咸能  
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惟其本也惡有學仁義禮樂反  
不能自信愛而為人齷齪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

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揚子云在門  
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  
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  
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  
以賦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  
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  
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未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  
論譏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  
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  
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鼎者  
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



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而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  
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  
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  
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  
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柏楹釋  
者曰豐碑斷大木為之相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  
柏喪大記曰君葬四紼二碑大夫葬二紼二碑又曰凡  
封用紼去碑釋者曰碑和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  
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紼去碑者縱下之時也  
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所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豐碑  
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之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時  
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  
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晷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

者乃率祭饗聘之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  
其堅且久乎然土不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蟻  
道跌洎丈尺品社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  
辨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  
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  
宣王蒐于岐陽公卿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  
延陵墓表俚俗口口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易  
言無取焉司馬遷世者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  
詳止言刻石頌德以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  
謂之嶧山碑者乃西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  
文蔡邕有郭有道碑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  
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  
知何從而得之由如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



六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髮  
鬚乎古迨李翱為尚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  
則所謂序與銘皆此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  
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  
文矣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  
今之人為文掄揚則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  
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  
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詩詩可也何必區  
區於不經之題而妄寄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  
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  
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王綱不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感可  
革乎何始寓家於頴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

碑數四皆允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  
公觀公曰此無口心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  
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  
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噉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  
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  
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  
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淫於眾好其  
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  
疑文章之失尚古有大有大於此者甚眾吾徒樂因循而憚改  
作多謂其事之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  
碑矣

書異

淳化元年許夏里丁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

丁謂



飄人以為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  
吁可憫也春秋筆災異於其國之君膺之談有流變則  
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與往而脩來以應天之變以承  
天之戒是天不雨諱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  
位災異屬之則曰非吾上也其天王膺之又曰在吾治  
內吾將聞之示五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  
倚之事有善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曆  
數在人王之脩也也忘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訪卜  
史也斷曆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  
聞之而審之以取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  
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畏天怒也况若此之異耶苟  
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哉仲  
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況目之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

為政者將違天乎嗚呼欲其不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同

荀况死舊矣其言存于書豈必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  
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器蠶絲半首之陳仲史躄次之墨  
翟宋鉞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  
子思孟軻亦未其數為十一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  
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才極志大間  
見雜博案往舊道說謂之五行其僻而無類幽隱而無  
說閑約而不解察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人講師習儒嚙嚙然不知其  
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  
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  
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人之



事畢矣其歿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  
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少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  
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  
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  
故唐韓愈但儕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  
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而巳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  
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  
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向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派  
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  
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  
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不云比所謂是堯而非舜者  
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  
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

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繫奉屍  
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没于地斯之  
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  
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  
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  
其先人之弊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况自執  
火而焚其死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  
屍于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  
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  
職徼遠死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生



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辛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父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去脩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望聖廟

高 弁

高子以民存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為聖七載大

旱無損湯之為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饑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餘一於饒而民不以爲暴施之於不足而官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斃竭卒夫天下無數皆農所爲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棄法凌遲或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而甘食鮮衣者日寢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寢則分爭之不足則其斂於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時之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斂出於士也其實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劫民之財不恤其有仁曰富國家



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我畏人之威奪  
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也。我也我能曲巧  
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若未如意則非其  
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嗚呼有禹稷周召何  
以得盡心也。嗚乎水誠害也而可為田。畧以漁旱誠災  
也而可為澆溉以田。倍力為之半法而輸之民且安焉。  
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得而耕。雖有糶  
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收蓬蒿而豺狼寇  
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煞。人民不足。以上其貪。上有無時  
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  
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饑  
寒矣。聚斂之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  
誅而不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

於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  
可亂也。波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劓頸血以灌其腹。腹其  
未滿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世也。遇於今  
之世則離也。

戮鰐魚文

陳堯佐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  
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  
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妾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  
萬江村。曰疏寅。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涖倏  
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  
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  
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恃焉。而肆  
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



吏揚助擊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澗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鱉魚恃遠心與險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且曰黎文公投之以受則引而避是則鱉魚之有知也若之一河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鱉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輒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且心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文而能獲之者焉既日凡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亦必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

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乎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恠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鱉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屠兮榮榮母氏俾何說兮予實命吏頗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赴赴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及衆春而散兮而今而後津其(廟)兮

州名急就稟

歐陽脩

欽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  
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  
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  
女曹庶幾賢於博識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且  
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  
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  
若天錦居遐裔孤音無比囑集梓  
附可如類求則有變緩隨果賀搖  
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風  
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邵  
保邵道趙耀郵信潤晉慎凡五聲  
陳皇家垂統天下定  
宜或昇吏治或羈縻  
疑文差字析極精微  
泗劍陝涪幽駢聲相  
滑達越和何羅連三  
隴雍宋歛峽合疊溜  
鼎頰不宜吃訥又如  
一而一韻柳壽茂寶者

憲充漢簡萬演海岱  
福睦復睦乃六律而  
八音相望廣象相  
雷梅句澧棟冀利句  
勝句廉潭脩南句  
潞叙古句魏惠桂貴句  
於口於是有岳鄂  
池蘄句施伊西夷  
增印通龍洪蓬蒙句  
丹端句宣檀羅蘭添田  
徐鄭扶儒禹句  
循句銀雲勤峨句  
句洋昌讓長均  
蔡  
湖蘇舒除廬渝  
均陳溫春  
均商滄  
登成明句  
衡彭  
形沼



句涇寧昇榮積藤句訂興營平庭澄怡古二聯草斷句  
不能還數真定河涼以詩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  
則有陵靈原表府撫乾度瀆賓融容洪全泉鑪秀易  
翼渠衢歸媽龔恭汴辯立涑梁祁歧鄒單宿蕭礪慈灘維  
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替越儼炳翅逆劔  
環恩順鎮霸真旌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巒蘇萬安  
平琴武安陽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  
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  
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瓊瑄皆不足言醜醜調富勸嘗  
四難移不復讎以故

儒辱

孫

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  
亦士之辱也噫鄉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

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也  
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  
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揚朱墨  
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  
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  
千萬其端始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  
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  
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  
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  
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  
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  
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  
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言小



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下茲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補趙鼎兗州學教授詞

宋 祁

上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隸業之彥哀然朋來君

當示以規模棖聞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區以今補君州學教授



一

